

# 作品

## 冬叶帖

■钱红莉

清晨,去居所附近的荒坡走一会儿,便能找到内心的秩序。

经霜后的芒草,茎叶直立,紫霄霭一片。芒花耸立,宛如乍出的冰激凌冷气袅袅。沟渠里无数野水芹,丛丛簇簇,拥在一起取暖。掐一杆嫩茎闻嗅,药香沁人,殊为醒神……

水杉换了新衣,满身针叶,由翠绿转为褐红,仿佛一夜间的事情。故,岁尾隆冬之际,不免有急景凋年的仓促。

钻天杨繁复的叶子落尽万千,徒留一身筋骨,如若王羲之书法,直楞楞斜插天际,倘饱蘸墨汁继续铁画银钩,何尝不可以写一幅《奉橘帖》?带着东晋的古气寂气。

毗邻荒坡的甬道两侧,遍植法国梧桐,千亿万叶片黄翠相容,风来,车马喧嚷,动一叶而发万千声的雍容华贵,衬着蓝茵茵的天极目而望,分明有巴洛克教堂的高耸与壮阔。

走着走着,天地间,只我一人。

决定踏访相邻小区。那里有我喜欢着的若干树种:鹅掌楸、杜英、广玉兰、银杏。

到底是来迟了。鹅掌楸早已过了一年中最绚烂的年华,叶子落得差不多了。冬青草丛中挑最漂亮的,捡起一会儿,手里攥了一大把。无一不美,一片也不能舍弃。

鹅掌楸高大直立,雌性树冠上,徒留千百枚指状果托,形似大叶榭子的花托,黑压压如鸦。一阵风来,枝头个别黄叶子飘飘逸逸徐徐而下,孤独的黄叶于空中打着旋儿,犹如卡门叹叹调拐着弯儿自天上来,更似圣桑《天鹅之死》——水波粼粼中,大提琴的哀婉低回。

没有人比我更爱鹅掌楸的了,我攥了一大把漂亮的马褂木叶子,来到高耸的白玉兰树下。它们的叶子也落得差不多了,仰头向天,忽被一片沉重而巨大的叶子砸中额头,

挺痛的。

忽而一阵大风,近旁几株高壮的杜英树喧哗如酒。杜英这种树种,异常奇特,愈到隆冬,叶子愈绿,是兑了墨汁的绿,绿得厚重、内敛、自持,遍布绿光,像心里有喜悦之事一直亮堂堂的。站在树冠下,那密不透风的叶子将天光悉数收尽,又是另一层阴翳之美了。暮春初夏,是杜英一年中的璀璨时节,一株株大树,叶子半红半绿,参差有序,那种红并非浅红粉红,而是殷红,是将一颗心捧给你的真挚的红,始终不改梦里也要闪烁的美,真是无以形容啊。

收获一把殷黄的马褂木,心满意足回到自己小区。隔老远,陌生人好奇探问:你拿这么多树叶做什么呀?旋即植物学家附体的我,耐心普及:因为它漂亮啊。你看,它是鹅掌楸的叶子,像不像鹅掌?陌生人点点头。我继续唠叨:它也叫马褂木。我抽出一片,捻着叶柄直立给陌生人看:它像不像清朝官员穿的服装?陌生人笑不拢嘴:是的,是漂亮。我复补充一句:我们小区没有,隔壁小区有很多这种树。

双方都好开心——我为普及了植物知识而高兴,她为看见了一把美丽的树叶而喜悦。

我门前一丛竹林,到了隆冬,也迎来了一年中的好时节。竹叶两两相对,横生于竹枝。霜降以后,竹枝稍稍初黄,顶部依旧翠绿。寒风习习,叶片黄绿相间,堪可入画的美——一半是枯萎一半是新生,把钴蓝的天洒染着……每次站在露台面对这一丛竹林,总不免想起远在绍兴的徐渭,无论他笔下的竹抑或兰,总是徐布浮世的寸骨与疯癫,以及纵横捭阖的自由。

再落一场薄雪,我门前的竹林更美了。雪匿竹叶窝处,静谧无声,像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辛苦路,掉头

去,风吹黑发。回首来,雪满白头。每一根竹枝,浅浅地坠下来,坠下来,有谦卑虚己之美。

每日黄昏下班,沿一片湖骑行,自东岸而南岸。东岸遍植垂柳,透过柳枝,橘红的阳光在宝石蓝的水面跳跃。波光潋滟中,柳叶一日黄似一日了。少数几株白玉兰,叶子一夜落尽,北风萧萧,送来瑟瑟寒意。道旁的腊梅正在育苗,若有暗香浮动。

沿南岸,向西骑行,晚霞漫天中豁然开朗,宛如梦境,更是一幅宋元的山水长卷——地处北纬35度的这座城市,自霜降以来,乌柏华叶满身,披披伏伏里珍贵如黄金,到得大雪前后,方才涅槃,殷红、深红、浅黄、深黄,为主打色系,更美的,则是珠翠满头。雌性植株上的果实为寒风所吹裂,绽出雪一般的絮状物。

雨道边的晚樱,同样红黄相间,于湖畔低低起伏。隔一条砖石小径,便是一排排乌柏,齐齐唱着辽远之歌,好比瑞士琉森露天音乐节,风声如小号,于湖面低低升起,乌柏如隆隆鼓声,飞速度过至快板的昂扬,轰烈烈一如贝多芬《第五交响曲》。那些苍翠的樟树肃穆如黑管,一路沉着,吹出隆冬的沉郁之歌。

每一黄昏,在这自然之声中穿行,它一日洗礼我,不必为俗世规范所羁绊。虽困于不可测的命运,却也自成宇宙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内心的星辰次第亮起……

自然的涛声澎湃中,又是一日呢。有一个清晨,去菜市,拎上满满一兜菜。骑上小电驴,不意抬头,天空澄澈,蓝得真挚,白云一块块,富于秩序感,像极徽州毛豆腐发酵后生长出长的絮状绒毛,想去舔一舔。望着望着,天地间,独我一人。

## 躲生

■贾长远

前段时间,祖父快要满六十岁的头一天,大清早起床后不见了踪影。祖母着急得不得了,在房前屋后到处喊,喊声在山湾湾里回荡,哪家都听到了。

要是在往天,逢下雨的这个时候,祖父从小窗里看到天亮,抬身从床上爬起来,就着草房里麻麻的光,装上一袋烟,点燃。他把门拉得吱吱响,弯腰走下石梯,在廊檐下靠墙坐好,一口一口地品尝。他那燃烧着火光的烟叶,丝丝冒烟。那雨,从草檐一滴滴滴落,在石板上溅开一朵朵的水花,亮晶晶的。水花从一排排经年累月的石窝里跳出来,声声脆响。

刚出笼的鸡仔叽叽叫,在祖父的草鞋上跳来跳去,啄一下脚趾头,让祖父脚痒。它们或在祖父脚边觅小虫,和祖父一起听听雨中的天籁。那布谷鸟也叽叽呱呱,多远都听得到。

它们这个唱罢那个又来,音色饱满,音质醇厚,那一定是向着草禾的声声呵护。

住在半坡,祖父的日子平平常常,天晴时进菜园追肥除草,下雨在家守着祖母坐。有时,祖父祖母会把我们唤去,伏在他们的膝头上,为我们掐去衣服夹层里的虱子。此时,祖父说,他记着祖母的情理。他们年轻的时候,逢上饿饭年代,祖母自己舍不得吃,宁愿自己少吃点,都要给祖父留着好吃的。

还记得去年祖父生日,来了两三桌贺寿的寨邻和亲戚,头天吃了满满一天,晚上吃宵夜,第二天早上过了早,又还有一顿早饭,大家才散去。妯娌婆姨忙得脚不沾地,祖母也累得不行。

没想到今年,队上的人正要给祖父贺寿,却听说祖父不见了,都来帮着打听。祖母叫父亲和二叔两弟兄及

家小,想尽办法把祖父找回来。祖父到底去了哪里呢?牛儿在的,牛圈楼上的包谷壳里虽然暖和,但他不会在里面睡觉。祖父没去割草,那山坡上没有草棚也没有可以躲雨的岩洞,他更是不会去了。

到队上的人家挨着问个周到,没有哪家说到祖父的身影。老人不见了,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。队上的人寨上的人越是上门来问,越是让一家人难为情。

祖父生日的第二天过后,自己一个人回来了。见他一脸笑呵呵的,家小又生气又欢喜。祖母做好了包谷饭、嫩豆花,吩咐家小添帮着端来饭菜。问他过生日咋不见了?他说懒得图热闹,做生的事情一回就够了,免得谁都抢得累。问他躲哪里去了,他说要去哪里躲,不就是去一趟么公家嘛!他是我亲兄弟。

## 我的霹雳舞时代

■韩浩月

好朋友聚会,喝得兴高,竟禁不住起哄,席中拉开椅子,以窗帘为背景,进行了一场简短的少年时喜欢的霹雳舞比赛,后来我把比赛场景简单剪辑一下放到了群里,有群友调侃:“几个菜喝成这样,都能跳霹雳舞了?”

回忆1987年,我刚从乡中学转学到县中学,上初一,骑大飞自行车脚还够不着脚蹬子。正是这年秋冬季节,在县城电影院(翻墙零元看)一遍遍地看《霹雳舞》,对于那个年龄的少年来说,看银幕上一群时髦男女青年如此机械又如此自如地摆动四肢与腰身,那种震撼感无以言表。导致的最直接后果,就是上手模仿,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作诗也会吟”,那部电影恐怕至少看了不下三十遍,乃至县城里的少年们,无师自通都学会了几乎霹雳舞姿。

对,也就勉强算是姿势,算不得舞,“月球步”、“拉绳子”、“擦玻璃”、“过电”、“换膝盖”、“鸭子步”,样样都会,但就是没法组合在一块,好在那会儿也没人组织“斗舞”,胆子大点的,能在电影院、台球厅表演几个动作,就已经能赢得姑娘们投来青睐的眼光,很帅了。

我认识一个朋友叫健健,他是我们那伙人中唯一能串起三个动作以上的霹雳舞高手,有段时间我常和他“流窜”在县卫校和县医院,和正在上学或已经毕业的护士姐姐们交朋友,他就时常在学校门口或者医院走廊里,做出漂亮的“月球步”,脚底抹油了一般地丝滑。我从来不好意思跳,只是远远地看着他,装作与他不认识。

霹雳舞在县城流行的时间很短,和我们的青春一样短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突然就不流行了,此后沉寂了二三十年,直到街舞通过综艺火了,街上各种街舞培训班也多了起来之后,霹雳舞才算又被重视起来,导演大鹏拍了部以杭州亚运会霹雳舞比赛为背景的《热烈》,最后的比赛情节堪称精彩。

2023年秋天,我坐在电脑屏幕前看老电影《霹雳舞》,恍如隔世,表情迷离且不失尴尬,想起几年前跟上小学的女儿说,你爸年轻时还跳过霹雳舞呢,她不信,说除非我能跳几下,我在沙发边伸了伸胳膊,看了下客厅之间的空闲位置,连站起来的心思也没有,悻悻地说了句“算了,怕闪着腰”。

霹雳舞作为街头文化,它所

## 白菜炖冬

■刘琪瑞

白菜古称“菘”,古人常云:“早韭晚菘,以早春的嫩韭和秋末冬初的白菜为美。白菜似乎是为冬而来,为冬所生,南宋诗人范成大说:“拨雪挑来踏地毡,味如蜜藕更肥醇。”白菜须经了轻霜小雪打压、浸润,才会出落得俊秀挺拔,才会有青白相衬的水灵,也才会有甘爽肥浓之风味。可凡事不能过,太过了,被冰雪严寒侵袭,冻僵的白菜失去了鲜灵与美味,变得干巴巴、软塌塌,没了好样子,也难以下咽。只有到了小雪节气才刚刚好,所以农谚云:“小雪铲白菜,大雪收菠菜。”“小雪到,菜园忙,起了白菜码北墙。”

白菜是冬天的当家菜,过去家家户户都要冬储大白菜,从园里收了来,挑去老帮子,一棵棵窖存在菜窖里。城里人也要买上一板车两板车,运来存好,一直存到过过年,吃到过年。国画大师齐白石与白菜有则趣事,他作画时听到外面有吆喝卖大白菜的,怀揣一幅画出门,想用刚画的白菜画儿,换人家一车白亮亮、光鲜鲜的白菜,结果被卖菜的汉子揶揄一番:“拿一张画的假白菜,要换俺一车真白菜?想得倒美!”

白菜还被称为“百搭菜”,盖因白菜与荤素皆可搭配。早

年,日子穷苦,白菜炖豆腐炖粉条,就算是最美的菜肴了。白菜清汤白白,豆腐白白嫩嫩,红薯粉条白白糯糯,再放入红艳艳的辣椒,两耳铁锅坐在火炉子上,咕嘟嘟、咕嘟嘟炖起来,白菜豆腐的清爽鲜香氤氲而起。火候差不多时,揭开锅盖,青白红艳之色亮人的眼睛,勾人的食欲。

白菜炖肉、炖红烧肉,那是乡间最美的冬食。猪是养了一年多的黑克朗猪,肉要肥瘦兼具的五花肉,层次越多越好,切成大块,先大火猛攻,再小火慢炖,咕嘟嘟,满锅都是泡儿眼儿,直炖得色如红釉,沾牙即烂。到了这火候,白菜才款款出场,与红烧肉相依相偎,慢悠悠炖上一会儿,白菜进了荤香,肉块入了清爽,彼此浸润,相得益彰,这才算好。那股子热腾腾之气,缕缕醇厚醇之香,未及上桌就着实诱人,也诱馋狗,家里的那只小狗子跟在女主人后面,摇着尾巴,吸溜鼻子……正应了早年一句老话:白菜炖肉,吃个没够!

不论白菜炖豆腐炖粉条,还是白菜炖红烧肉,我以为其绝配就是白花花软糯糯香喷喷的大米饭,佐着这白菜炖菜,风卷残云一通,三大碗扒进肚儿,里外都热乎乎,摩挲摩挲肚子,直

呼“舒坦”!

老家有句俗语:“好吃不过饺子,舒服不过躺着。”指的是农家餐桌上最好吃的要数饺子,而尤以白菜馅儿饺子最为普遍。无论是与粉条豆腐撒子搭配,还是与猪肉剁馅,冬天包饺子吃都最具风味,不仅是味足味美,还有人情味儿包在里面。前些时,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友人发的一段话,称她的老母亲包了白菜猪肉粉条饺子,狼吞虎咽吃了两盘,冬日所有的风寒都化了……是啊,白菜饺子里,是能品出妈妈的“暖”,品出妈妈味儿的。

白菜能把寒冷的冬天炖热炖烂,炖得厚味十足,香香甜甜。当风雪夜归的游子推开家门,看见一桌热气腾腾的白菜炖菜、白菜猪肉水饺,看见一张张亲切的笑容,那是什么感觉?所有的漂泊之苦之寒之累,都化为乌有,沉醉在白菜青白之色营造的暖意中……

## 贵阳诗词·本土优秀诗词作品选

### 晚秋即景

桐林分锦色,枫径积轻凉。  
向晚风微处,遥闻桂子香。  
王井飞(开阳)

### 冬日即事

一庭花草半萧疏,慵懒无心出小庐。  
抱得猫儿闲坐久,任他日暮又何如?  
何世洁(云岩)

### 寄语兄弟

往事经年曾对饮,情怀几处更狂歌。  
昆仑意气交心久,沧海文章奈世何。  
风雨四方如鼓角,烟尘尘岁自千戈。  
无情最是轮扁术,照尽人间离别多。  
张兴(花溪)

### 蝶恋花·秋词

楼外香樟青绿树,夜半雷声,尽洒疏帘雨。灿烂春光谁付与?秋来更惹离愁绪。  
曾忆明朝欢乐处,憔悴容颜,无奈卿归去。雁寄云书肠断语,相思入骨何时聚?  
杨芳(白云)

风迟日,心无琐事二三。释然一笑问青山,可与神仙作伴?  
徐彩云(修文)

### 【双调·水仙子】小阳春

阳春虽小也宜人,日色染霞好暖心,清风到处更酥霖。有花儿忙吐馨,惹蝶儿飞舞欢欣。暂得悠然趣,休言雨雪临,抖擞精神。  
陈正非(清镇)

### 朝中措·醉望闲庭

竹篱藤架覆繁芜,花影似清癯。夏雨闲庭轻洒,碧荫恰隐青芦。  
生来庸碌,怡然僻院,且自糊涂。何畏冲霄傲雁,半坛浊酒频沽。  
王桂梅(白云)

### 西江月·秋兴

稻谷飘香秀野,白云游弋苍穹。长坡万叠橘灯红,水鸟悠闲浮动。  
把酒频添逸兴,凭栏畅享全风。一弯新月缀江东,无尽秋思如梦。  
刘兵(南明)

### 西江月·村行

向晓村中信步,闲听草草呢喃。人间可爱是田园,狗吠鸡声烂漫。恰有暖

山,汉家特使出阳关。  
丝路迢迢三万里,沧桑历历两千年,抚今追昔忆张骞。  
刘大智(南明)

### 点降唇·客度他乡

客度他乡,隆冬暖暖擦絮絮。翠芽当侣。行到云深处。  
铁轨铿锵。车在云中舞。云不语。意速路。元旦随车旅。  
刘云(白云)

### 如梦令·惜春

犹记花繁叶茂,梦觉月庭空照。阵阵雨和风,烟水残红衰草。些恼,些恼,布谷耳边频叫。  
陈正非(清镇)

### 巫山一段云·滇池

莫道冬来早,春城景色新。半边柔雾半边云。信步走湖滨。  
飞羽人间闹,流波载客身。林间去路草如茵。两两正相亲。  
何伟(云岩)

### 夜过七彩湖

天摇星影动,七彩夜生辉。  
逸兴随波漾,明灯载梦飞。  
邹国璋(白云)

### 观甲秀楼有感

昨夜筵席笑语多,举杯相敬事蹉跎。  
明朝前路通何许?甲秀楼边泛碧波。  
袁才友(花溪)

### 癸卯深秋趣

时来小病未足烦,每是秋晴怕仰山。  
榻冷曾因槐梦了,杯空只待柳风还。  
临窗赋咏徒成对,起路寻诗喜作单。  
一岭无尘枫叶朗,千丛漫野为谁燃。  
刘灿(花溪)

### 元旦

元日春风到万家,仍飘瑞雪舞飞花。  
绝绝冷谷传新色,旺旺柴炉煮老茶。  
离雁回归思故里,浮云倚靠过危崖。  
屠苏满饮传击箸,烂醉方休笑马馵。  
袁久森(云岩)

### 赏夜吟思

冷月孤星照晚空,凄身残影伴霓虹。  
清心逸寄云深处,梦影残留烟雨中。  
把盏迎风洗过往,推窗赏月看迷蒙。  
流年似水难追忆,永驻青春效古松。  
朱毅忠(修文)

### 过匀城小围寨

经年阔别而今回,覆院梧桐去后栽。  
灯下相逢俱不识,门中问客客何来?  
冉竟华(观山湖)

### 山行

叶落山深石径明,寒溪漫竹雾岚清。  
淡云疏壑秋声静,老树簪花雪瀑迎。  
李高莲(花溪)

### 圆月

何曾明镜挂高台,竟引千年月桂开。  
也照婵娟多不聚,纤纤倩影梦中来。  
杨茂(清镇)

### 观城有寄

银杏苑中细雨寒,夜来梦醒怨衣单。  
曾经沧海一壶酒,醉卧喧嚣不肯还。  
常胜(观山湖)

### 鸟笼

世事尘心入梦来,笼中方寸锁灵台。  
一朝困在樊笼里,空对韶华独自哀!  
徐一雄(云岩)

### 茶

夜雨清风吹嫩芽,云山采叶染朝霞。  
汲泉煮水寻香味,香雾先来百姓家。  
刘维桥(观山湖)